

中
华
古
书

四库全书

卷二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华古书

李志敏 主编

四库全书

史部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国 语

召公谏厉王止谤

【原文】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译文】

周厉王暴虐，国都里的人都责骂他。召公告诉他说：“百姓不堪忍受您的命令啦！”厉王恼怒，找来卫国的巫师，叫他监视责骂的人。只要巫师来告密，厉王就把被告发的人杀掉。国都里的人从此都不敢讲话了，熟人在路上相见，只能递个眼色。

厉王喜悦，告诉召公说：“我能阻止国人责骂我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

召公说：“这不过是堵住他们的嘴罢了！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江河的水还要危险。江河里的水被堵就要决堤泛滥，伤人必多。禁止百姓讲话也像这样。因此，善于治水的人总是开通水道，引导水流；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总是引导他们说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公卿直到列士都敢献上规劝的诗，盲乐官献上乐曲，史官献上古代政治历史文献，少师进箴言，瞽者朗诵，矇者吟咏，各种工匠都来直言规劝。百姓的话能传到天子的耳中；天子的近臣都尽心规劝；宗族亲属监督天子以弥补他的过失；乐官、史官用音乐、礼法教诲天子；年高有德的人劝诫天子；然后天子对这些人的话斟酌裁决。这样政事施行起来就不会违背情理了。”

“百姓有嘴，就像土地上有山、水一样，财产从这里生产出来；又像土地上有高原、洼地、平川和沃野一样，衣食从这里生产出来。百姓发表的意见，反映了国家政事的好坏。实行好的，防范坏的，这正是用来增加财物、衣食的办法。百姓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是一些成熟而自然流露的意见，怎么可以堵塞呢？假若堵住百姓的嘴，那么，追随您的人还能有几个呢？”

厉王不听召公的劝告，于是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讲话了。三年后，厉王就被放逐到彘地去了。

单子知陈必亡

【原文】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觐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

司空不视涂，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旅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弗见。

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揭，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觐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农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

“周之《秩官》有之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涂，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飧，廩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各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今虽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为过宾于陈，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帅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渎姓矣乎？陈，我大姬之后也。弃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茂帅其德也，犹恐陨越；若废其教而弃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将何以守国？居大国之间，而无此四者，其能久乎？”

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

【译文】

周定王派单襄公访问宋国后，就向陈国借道，以便再访问楚国。尽管这时已是早晨能看到火星的初冬时节，可陈国的道路上却长满了草，不好通行；迎送宾客的官员不在边境上迎接宾客；掌管道路工程的官员也不察看道路；湖泽边不筑圩堤，河上不架桥梁；田野里露天堆积着谷物，场院的农活没有做完；路旁没有种树；耕过的田地里的庄稼长得像茅草芽；掌管宾客饮食的膳夫不供应食物；管理房屋的官员不提供宾馆，国都里没有寄宿的寓所、县城也无旅舍；百姓都到大夫夏徵舒家里去为陈灵公修筑楼台。到了陈国，陈灵公和他的臣子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冠到夏姬家去了，留下宾客不见。

单襄公回来报告定王说：“陈侯自己即使不遭大灾祸，他的国家也必定灭门。”定王问：“什么缘故？”回答说：“凡是角星在寒露节早晨出现时，就没有雨下了；天根星在寒露节后五天的早晨出现时，河里的水就枯竭了；本星在早晨出现时，草木便凋落了；驷星在早晨出现时，便要下霜了；心星在早晨出现时，凉风便预告寒冷快要到来。所以先王教导说：‘雨水没有时，就要整修道路；河水干枯时，就要修造桥梁；草木凋落时，就要储备收藏好谷物；下了霜，就要置办好过冬的皮衣；凉风起，就要修整城郭房屋。’所以夏代的月令说：‘九月整修道路，十月修造桥梁。’它及时警告人们说：‘收拾好你们场院里的农活，备办好畚箕箩筐。室星出现在天空正中时，就要开始建筑房屋；心星刚在早晨出现时，大家就到司里那里会合。’这是先王之所以没花费财物，就能广泛地把恩德施给天下百姓的原因。现在的陈国已到了早晨能见到心星的初冬时节，道路还好像被堵塞着一样，田野的场院像是被废弃了，湖泽没有修圩堤，河上没有船只和桥梁。这是废弃先王的教导呵！”

“《周制》上有这样的话：‘种起一排排的树，以标明道路；在郊外设立供应食物的房

屋,用来守护道路;都城的近郊要有牧场;边境上有客舍和迎送宾客的人;洼地里长有茂盛的草;苑囿中有树林和池塘;这些都是用来防备灾害的。其余的田地没有不种五谷的,百姓家里没有悬挂起来不用的农具,田野里没有深草;没有人耽误农时、浪费百姓的劳力;百姓富裕而无贫乏的,生活安逸而不感到疲劳;都城里的事情安排得有条有理,郊县的百姓有秩序地服役。今天的陈国道路不知在哪里,田地淹没在乱草中,成熟了的谷物不去收获,百姓疲于为陈侯做寻欢作乐的事。这是废弃先王制定的法制呵!

“周代的《秩官》有这样的话:‘地位力量相等的国家的宾客来访,守关的官员要报告国君,管朝觐聘问的官员拿着符节去迎接他,管迎送宾客的官员做向导,卿士到郊外迎接慰劳他,管门的人打扫门庭,管祭祀、祈祷的官员陪同宾客到宗庙执行祭祀礼仪,管宅里客馆的官员为他安排住宿,管土地、人口的官员为他调派仆役,管土木、水利工程的官员视察道路,管刑狱、纠察的官员盘查奸盗,管山泽的官员送上山泽出产的物品,管柴草的官员积聚柴火,管烧火的人监察门庭的火烛,管洗涤的官员监察盥洗的事,管宾客饮食的人送上熟食,管官府粮米的人进献粮食,管养马的官员摆出喂马的草料,工匠检修宾客的车辆,百官送来各自的物品,宾客来后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因此,宾客不论地位高低,无不感到高兴、怀念。如果大国的宾客来访,就按序列加一等级接待,表示更加敬重。至于天子的使臣来到,都是由主管部门的长官亲临接待,使上卿监察他们。如果天子来巡守,那么国君就亲自监督接待事宜。’现在虽然我单朝没有才能,但同周王室有亲族关系。我秉承天子的命令,作为过路的宾客经过陈国,陈国主管迎宾的官员没有谁来接待我,这是蔑视先王的官员呵!”

“先王的命令中有这样的话:‘天道奖赏善良,惩罚淫恶。所以凡是我们建造国家,不能做非法的事,也不能纵情怠惰、淫乱,各人都要遵守法律制度,承受吉祥福佑。’现在的陈侯已不再考虑继嗣的伦理常规,居然抛弃他的配偶后妃,带领他的大臣到夏氏那里淫乱,这不是亵渎我们姬姓的宗室吗?陈国是我们大姬的后代,陈侯却丢弃了周朝的礼服礼冠,戴着楚国的帽子外出,这不是废弃礼法吗?这又是违犯先王的命令呵!”

“从前的人对先王的教训,总是努力遵循他的意旨去做,尚且怕坠落出错,若是废弃了他的教训和由他制定的礼制,轻视他的官制,违犯他的命令,将来凭什么来保住国家?处在大国之间的陈国,没有这四种东西,它能长久吗?”

周定王六年,单襄公去楚国。周定王八年,陈侯被夏徵舒杀死。周定王九年,楚庄王攻进陈国。

展禽论祀爰居

【原文】

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

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夫仁者讲功，而知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知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

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

【译文】

一只叫“爰居”的海鸟，停留在鲁国都城东门外三天，臧文仲派都城的人去祭祀它。展禽说：“超越祭祀的范围啦，臧孙就这样处理政事啊！祭祀是国家的大礼节，而施行这礼节是政事成功的条件。所以要慎重地制定祀礼，以作为国家的法典。现在无故增加典礼，不是政事所适宜的。”

“圣王制定祀礼，对施行有利于百姓的法令的，就祭祀他；为国家辛勤办事而献出生命的，就祭祀他；用勤劳来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防御大灾难的，就祭祀他；能抵御大祸患的，就祭祀他。不是这类人，不在祭祀的典礼之内。从前炎帝掌管天下时，他的儿子叫柱，能种植百种谷物和蔬菜；夏朝兴起时，周的始祖弃继承了柱的事业，所以把他们作为谷神祭祀；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后土，能治平九州的土地，所以把他作为土神祭祀；黄帝能为各种物品定名字，使百姓明白为国家供给赋税；颡项能接续黄帝的事业；帝喾能按照日、月、星出现的顺序来安排农时，使百姓过安定生活；尧能努力制定公平的刑法，作为百姓的行动准则；舜辛勤地为百姓做事而死在野外；鲧因堤堵洪水失败而被尧处死；禹用自己高尚的德行成功地继承了鲧的治水事业；契做司徒，使百姓和睦相处；冥辛勤地担任水官而死在水中；汤用宽厚的政策治理百姓，除掉了邪恶的夏桀；稷辛勤地种植各种谷物而死在山上；文王以文德著名；武王铲除了危害百姓的恶人纣王。所以有虞氏大祭黄帝，祖祭颡项，郊祭尧，宗祭舜；夏后氏大祭黄帝，祖祭颡项，郊祭鲧，宗祭禹；商人大祭舜，祖祭契，郊祭冥，宗祭汤；周人大祭喾，郊祭稷，祖祭文王，宗祭武王。舜的后代幕能遵循颡项的德政，有虞氏对他举行报祭；禹的后代杼能遵循禹的德政，夏后氏对他举行报祭；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能遵循商汤始祖契的德政，商人对他举行报祭；周始祖姬弃的十世孙高圉和周文王的祖父太王，能遵循他们的祖先稷的德政，周人对他们举行报祭。凡是大祭、郊祭、祖祭、宗祭、报祭，这五种都是国家的祭祀大典。”

“再加上土地神、谷神、山神、河神，都是对百姓有功德的；从前那些有智慧、有美德的人，是被百姓信任的；天上的日、月、星，是百姓所仰望的；地上的金、木、水、火、土，是百姓所依靠生存繁衍的；九州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用品的。不是这些，就不在祭祀之列。”

“现在海鸟飞来了，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祭祀的历史就去祭祀它，还把它列为国家的祭祀典礼，这就难以被认为是仁爱和明智的。仁爱的人讲求功德，有智慧的人考虑着对待事物的道理。没有功德的去祭它，不是仁爱；不明白祭祀的由来又不请教别人，不是明智。今年大海可能有灾难吧？那大河大海上的鸟兽经常能预感到而躲避那种灾难。”

这一年，海上多大风，冬季温暖。臧文仲听了展禽的话，说：“这确实是我的过错。展禽的话，是不能不听从的。”他还叫人把展禽的话写成三份简策。

史

部

国

语

敬姜论劳逸

【原文】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馫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也，其以馫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邪？居，吾语女。”

“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

“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

“王后亲织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紕，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日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嗣也！”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

【译文】

公父文伯退朝后，去拜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正在纺麻。文伯说：“像我文伯这样的家庭，您还纺麻，恐怕要惹得主持朝政的国卿季孙生气，他会以为我不能侍奉您啊！”他的母亲叹了口气说：“鲁国恐怕是要灭亡了吧？让你这样的孩子做官，而你没有听说过做官的道理吗？坐下，我来对你说。”

“从前，圣明的君主安置百姓，总是选择瘠薄的土地来安置他们，让他们辛勤地劳动，再使用他们，所以能长久地统治天下。百姓辛勤劳动，就会想着节俭，想着节俭，就会产生善良的心；而安逸就会放荡，放荡就会忘掉善心，忘掉善心，就会产生恶心。住在肥沃土地上的百姓难以成材，原因就是他们放荡；住在瘠薄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正义的，原因是他们辛勤劳动。”

“因此，天子要在每年的春分的早晨，穿上五彩的礼服去朝拜日神，和三公、九卿去熟悉、了解土地上五谷的种植；日中时考察朝廷的政事，以及百官施政的各种事务，朝廷的大夫再和地方长官辅佐天子去一一按次序安排百姓的各种事情。在每年秋分日的傍晚，天子穿上三色的礼服去祭祀月神，和太史、司载恭敬地观看天上星辰的变化所显现的吉凶征兆，日落后还要去监督九嫔，让她们把大祭、郊祭的祭祀礼品干干净净地准备好，然后才睡觉。”

“诸侯早上办理天子交下的各项事情和命令，白天考察他们自己邦国管辖的事务，傍晚检查他们执行法令和刑罚的情况，夜间告诫百官，使他们不怠惰、放荡，然后才睡觉。公卿大夫早上考察自己的职责，白天讲习他们的各种政事，傍晚依次一一检查他们所经办的任务，夜间治理他们的封地里的任务，然后才睡觉。士早上接受任务，白天讲习，傍晚复习，夜间省察，自己一天有无过失，没有过失，然后才睡觉。自庶人以下，天亮开始做

事，到天黑了才休息，没有一天怠惰的。”

“王后亲自编织冠冕上系瑱的黑色带子，公侯的夫人再编织冠冕上系在笄的两端的带子和覆在冠冕上的布，卿的妻子编织黑帛腰带，大夫的妻子做祭服，列士的妻子还要做上朝穿的衣服，庶士以下的妻子都给她们的丈夫做衣服。”

“春分祭祀土地神时，布置农桑事情，冬祭时，就要献出劳动果实，男女都尽力做出成绩，有过失的人要被治罪。这些都是古代的制度。君子用脑力操劳，小人用体力操劳，这是先王的教导。从上到下，谁敢放荡而不用力？”

“现在我是寡妇，你又处在下大夫的职位，就是自早到晚不停地做事情，还恐怕遗忘祖先的业绩，何况你有了怠惰的心思，怎样能避免处罚？我本来希望你早晚都能提醒我说：‘一定不能忘记祖宗！’你现在却说：‘为什么不自图安逸？’你用这种思想来接受国君委派你担任的官职，我只怕你父亲穆伯后继无人了！”

孔子听到敬姜的这些话以后说：“弟子们记住这些话，季家的这位妇人是一个不贪图安逸的人哪！”

史

部

国

语

史 记

项羽本纪

【原文】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译文】

项籍是下相(现在的江苏省宿迁县西)人，字羽。开始兴兵举事的时候，项籍年二十四岁。他从小跟随着堂叔项梁。项梁的父亲就是当年楚国的将领项燕，秦楚两国战争中为秦将王翦所杀。项家世代在楚国做将领，受封于项地，所以取姓项氏。

【原文】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译文】

项籍小的时候，开始是读书学文，结果学不成，就改为学剑术，结果又学不下去。项梁对他很生气，项籍解释说：“学书，只不过能记人们的名姓而已。剑术不过是一个人敌挡的本领，也不值得学。我要学的是万人敌。”于是项梁便改教项籍学兵法，项籍十分高兴，但只学了个大概，又不肯深钻细研学到底。

【原文】

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

【译文】

项梁曾因有罪被栎阳县所通缉，他请蕲县狱掾曹咎给栎阳县狱掾司马欣写信说情，事情才算完结。

【原文】

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译文】

后来项梁因故杀了人，便同项籍一起在吴中地方避仇。吴中一地多贤士大夫，但他们的才干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地方有喜丧大事，人们常常请项梁主办，项梁就悄悄地趁这样的机会向集会的人们和他们的子弟传授兵法，由此人们都知道了项梁的才能。

【原文】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译文】

秦始皇曾经游会稽山，渡钱塘江的时候，项梁与项籍一起随同人们前去观看。项籍看了感叹道：“这个人，我们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警告道：“不要乱

说,当心招来灭门之祸!”但是项梁从此看到项籍胸怀大志,十分惊奇。

【原文】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译文】

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力大能举鼎,才气过人,虽是外地人,可是吴中子弟却都对他很敬畏。

【原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

【译文】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起义。这年九月,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太守殷通对项梁说:“江西地区都反了,这也是上天灭亡秦国的时候到了。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我想发兵,命您与桓楚做将军。”这时桓楚流亡在大泽一带。

【原文】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胸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

【译文】

项梁回答说:“桓楚在流亡中,没有别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只有项籍一个人知道。”说完就到外面去,嘱咐项籍持剑在外等着。尔后,项梁重新进去,与太守同坐,说:“请太守召项籍进来,命他去召唤桓楚。”太守答应了,项梁就招呼项籍进来。过了一小会儿,项梁瞋了项籍一眼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籍便拔剑斩下太守的头。项梁这时手提着太守的头,佩戴起太守的印绶。太守府里人们大惊,一时骚动起来,项籍奋起击杀了数十人。

【原文】

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

【译文】

这时府里的人们都吓得爬在地上不敢起来。项梁安抚了这些人以后,派人把先前认识的豪绅和当地官吏召来,告诉他们要起兵举大事,自己亲自统率起吴中的武装。又派遣兵将收复会稽府所管的下属县城,组织起八千精兵。

【原文】

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译文】

项梁分派吴中的豪杰分别任校尉、候和司马等。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任用,心里不服,就自己向项梁提出疑问。项梁向他解释说:“前些时候,有一丧事让您主持,没有办

成。所以这次就没有任用您。”这个人和大家都听了，都服气了。从此项梁就当上了会稽太守，任项籍做裨将，负责管辖安抚下属各县。

【原文】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译文】

有一个广陵（现在的扬州）人名字叫召平的，在这个时候接受陈王的命令攻打广陵没有打下来。后来听说陈王打败仗逃走了，而且秦国的军队又要攻来了。于是他南渡长江，假托陈王的命令，拜封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即相国），说江东已经占领、稳定了，命项梁赶快引兵向西攻打秦军。项梁就率领着自己手下的八千精兵渡江向西进军。途中项梁听说陈婴已攻下东阳县，派使前往东阳，计划与陈婴联合起来，一同向西进军。——陈婴原先是东阳县的狱官，在县里素有德望，人尊称他是长者。在东阳县的一帮年轻人杀了县令，聚集起好几千人，想安排一个人做县官，找不到适合的人，就一起去请陈婴。陈婴要推辞，大家就强求他，立他为长，在县里追随的有两万人。年轻人又想立陈婴为王，而且组织了一支头裹黑头巾的队伍。这个消息传开后，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嫁到你陈家以来，从未听说你的祖先有显贵的人。现在突然名声大扬，是不吉利的。你不如从属于别人，将来事成能得封赏；事败也便于逃亡，不像那些引人注目的人。”

【原文】

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译文】

听了母亲的话，陈婴没有敢称王，便对下面的军吏说：“项氏出于世代将门，在楚国很有名望。现在要举大事，非项氏不可。这样，我们都投靠项氏名族，必然能推翻秦朝。”于是大家都听从了陈婴的话，率兵投了项梁、项籍。项梁率兵渡过淮河，又有黥布和一个号称蒲将军的人，率兵来投。一共有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

【原文】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

【译文】

这个时候，广陵人秦嘉已经立了景驹为楚王，驻军举事最早，交战不利，现在没听说在什么地方。今天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是大逆不道。于是发兵进攻秦嘉。秦嘉战败而逃跑，项梁率军追到胡陵（今山东鱼台）。秦嘉回军再战阵亡，全军投降了项梁。景驹逃跑死在梁地。项梁把秦嘉的人马与自己的军队合在一起，驻军胡陵，准备引军队继续

向西进发。秦将章邯率军到栗县，项梁派别将朱鸡石和余樊君接战。余樊君一上阵就战死了，朱鸡石战败逃跑回胡陵。项梁引兵进了薛城后，杀了朱鸡石。

【原文】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译文】

在此之前，项梁派项羽另外攻打襄城县。开始襄城坚守严密，攻打不下，等到攻下之后，把败军将士全活埋了，尔后向项梁报捷。项梁听说陈王确实已经死了，便召集各路义军将领聚集在薛地商议大事。这时，沛公（汉高祖刘邦）也在沛地举义，响应项梁的号召，参加了薛地集会。

【原文】

居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秘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译文】

居鄢（今安徽相城）地方有个叫范增的人，七十岁了，一直在家里隐居，喜欢出奇制胜弄手段。他亲自找到项梁鼓动说：“陈胜起义失败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当时秦国灭东方六国，其中楚国是第一个没有得罪秦国的。自从楚怀王受骗到了秦国被秦王扣压起来不能返回，楚国人一直到今天都在同情可怜他，对秦王怨恨最深，所以楚南公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家，最后灭亡秦国也必然是楚国人’。现在陈胜首先举事后，他不立楚王的后代而自立为王，这样他长不了。现在您起兵江东，楚国的众多兵将都争着追随您，就是因为您家世代是楚国的将领，您举事能重新立楚王后代为国王的缘故。”项梁同意并接受了范增的建议，派人寻找楚怀王正在民间，给人家放羊的名叫心的孩子。于是就请了来，为了顺民望得人心，立怀王的孙子也叫做怀王。陈婴做了怀王的上柱国，封了他五个县的领地，与怀王暂时建都于盱眙。项梁自己立号为武信君。

【原文】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

【译文】

数月以后，项梁和楚怀王率兵攻打驻守亢父（今山东济宁）的秦军，与原齐国的田荣、司马龙且两支军队联合救援东阿城，并在此城大破秦军。战后，田荣引兵而归，驱逐齐王田假。田假逃亡投奔楚军（即项梁的队伍）。田假的相国田角逃亡奔向赵国。田角的弟田间是原齐国的战将，居住在赵国不敢回老家原齐国去。田荣拥立田儋的儿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经攻破东阿，接着追击秦军；并且几次派使者催促田荣率齐兵与自己一同向西进军。田荣回信说：“如果楚（项梁部）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我才发兵与你联合。”项梁答复地说：“田假是与我友善的国王，现有了困难才来投我们的，我不忍心杀他。”赵国方面也不肯杀田角、田间以讨好田荣。田荣因此不肯发兵协助楚军（项梁军）。

【原文】

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

【译文】

项梁派沛公(刘邦)和项羽另外去攻打城阳城(今山东鄄城)这支队伍打了胜仗，把敌兵都杀了。接着又西征，在濮阳(河南境)城以东大破秦兵，秦兵只得退入濮阳城里。

【原文】

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译文】

沛公、项羽转而去攻定陶(现在山东省定陶县西北)。定陶没有攻下来，便撤军向西进军，到了雍丘(河南省的杞县)，大破秦军，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回过头来攻打外黄(今河南民权)结果没攻下来。

【原文】

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译文】

项梁自从兵东阿西征，等到了定陶大破秦军，加上项羽等人又在雍丘斩了李由，于是思想上就更加轻视秦军，表现了骄傲的神气。属将宋义向项梁建议说：“打了胜仗，如果将领骄傲士卒懒惰是会转向失败的。现在，我们的将士有些骄惰了，而秦兵每天都在增加。对此情况，我替您感到忧虑。”对于宋义的意见，项梁没有予以采纳。项梁派宋义通使于齐军。宋义在途中遇到现居官高陵县令名显的齐军使者，问他：“您将去见武信君吗？”对方回答说是。宋义说：“以我看武信君的军队必败。您走得慢点可以免死，走快了就要赶上祸患。”秦军果然把全部兵力用来支援章邯，猛烈袭击楚军，在定陶把楚军打得大败，而且项梁也战死了。这时候，沛公与项羽从外黄撤军去攻打陈留县，因为陈留坚守也没攻下来。两个人商议计谋说：“现在项梁的队伍被击破，士卒都很恐惧。”于是就同吕臣的一支队伍一起向东撤退，吕臣一支驻守彭城东，项羽一支驻彭城西，沛公一支驻守在砀县(今河南夏邑)。

【原文】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译文】

章邯打败了项梁的军队，就认为楚地的武装不足为虑，于是转回渡黄河进攻赵国，又取得了大胜利。这个时候国王赵歇，主将陈余和相国张耳，都逃跑进了巨鹿县城(今河北平乡)。章邯命令将军王离、涉间率军包围了巨鹿，自己则率军驻扎在巨鹿城南，修筑甬道运输军粮。赵方的陈余则率领士卒数万人突围而驻扎在巨鹿城北面，这就是所谓“河

北之军”。

【原文】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眙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译文】

楚兵在定陶被章邯打败，楚怀王十分惊恐，就从盱眙赶到彭城，把项羽和吕臣两支军队合并起来亲自率领指挥。怀王封吕臣为司徒，封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封沛公为砀郡长(郡守)，号武安侯，统领砀郡兵马。

【原文】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

【译文】

开始宋义通使齐国，在途中遇到的齐国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中见楚怀王说：“宋义说武信君的军队必败，过了几天果然败了。两军未战而能预先看到失败的征光，这可以说是很懂得军机兵法了。”楚王召来宋义讨论一些事后，对他非常喜欢，便安排他做上将军，项羽做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让他们一同去救援赵国，所有将领都从属于宋义，尊称宋义为“卿子冠军”。大军行进到安阳，宋义让军队逗留了四十六天还不进发。

【原文】

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

【译文】

项羽对宋义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包围在巨鹿城。我们应当迅速领兵渡河，这样楚兵从外面打，赵兵在城里做内应，必然能打败秦军。”宋义驳斥说：“不对。比方说扑打牛身上的飞虻而伤不着藏在毛里的虬虱。

【原文】

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

【译文】

现在秦攻赵，战胜了则军队疲惫，我们可乘其弱点；他若战不胜，我们则引兵西征，消灭秦国。所以不如先让秦赵相互争斗。若说战场上披坚执锐，我不如您，而军帐里坐着运筹，您就不如我了。”完了向全军下命令说：“猛如虎，狠如羊(斗羊)，贪如狼，强悍不驯服的人都斩。”接着派遣自己的儿子宋襄到齐国做相国，并且亲自送到无盐(今山东东平)地方，隆重地设宴，饮酒作乐。而这时下着大雨，天十分寒冷，士卒们都在忍饥受冻。

【原文】

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

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译文】

项羽趁此向人们说:“大家都来合力攻打秦国,宋义却在这里长期停留而不行进。今年闹灾荒人民贫苦,士卒们吃的是野菜拌粗粮,军中无存粮,而他却大设酒宴,不说引兵渡河到赵国就食,与赵国并力攻打秦国,还说什么‘承其弊’。其实呢,秦国以自己强大的势力,来攻打新建起来的赵国,其势必然要并掉赵国。并了赵国秦国更强大了,还有什么弊端可乘?而且我楚军(指项梁军)新近被击破,我王(怀王)急得坐卧不宁,扫帚所及的境域全权托于将军,国家的安危,在此一举。可是现在,宋义他不体恤士卒而徇私情,算不得为国为民的忠臣!”

【原文】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

【译文】

第二天,项羽早晨拜见上将军宋义,一到帐中挥剑把宋义杀掉,提着宋义的头出来向全军发布:“宋义与齐军合谋反叛楚国,楚王暗中命令我把他杀了!”诸将领听了个个吓得两腿发抖,没有一个敢说二话的,都说:“首先立楚的项将军一家,现在将军的举动是为楚诛乱,是正当的!”

【原文】

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译文】

于是大家商议,共同拥立项羽为代理宋义官职的“假代上将军”。项羽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到了齐国追上了,当即杀掉,又派桓楚向怀王报告了这事件,怀王顺机正式封项羽为上将军,命当阳君(黥布)、蒲将军都归属于项羽。

【原文】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译文】

项羽从杀掉了卿子冠军宋义,威震楚国,名扬诸侯,旋即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两万士卒渡河(现在的漳河),去救援巨鹿。开始打的胜仗不多,所以陈余又向项羽要求增兵。于是项羽就把全部兵马都率领上,渡过河之后,令人把船只都凿沉了,把饭锅都砸烂了,把驻扎的房舍都烧毁了,每人只准带三天的食粮,以此表示全军死战,有去无还的决心。一到前线,楚军就包围了秦将王离,同驰援的秦军相遇,打了九仗,切断了秦军运粮的甬道,把秦兵打得大败,杀死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不肯向楚军投降,投火自杀了。

【原文】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